



戴花头巾的女人

■倪怡方

初到崇武海边,首先撞入眼帘的,便是那些头上裹着花头巾的女人们。头巾有各种色彩,上面缀着些浅蓝色小花,紧紧包裹住她们的头颅,只留下脸庞。那样子,起初看时总觉得古怪,尤其日光灼灼之下,她们弯身于海滩边劳作,那花巾似乎也沾满尘土,仿佛和着泥水渍染的粗布衣裳,随同海风一同裹挟着某种生硬的土气,直扑面而来。

后来我才渐渐知道,那花头巾底下隐藏的是长年累月背负的沉重历史。然而当我真正走近她们,才发觉这花头巾所覆盖的,何止是些陈年旧伤?那些花头巾掩映之下的,是一张张坚韧且沉静的脸庞,映衬着大海的波光,更显出古朴深沉的气韵。她们的手腕之上,有常年劳作磨出的厚茧,仿佛一层坚韧的铠甲,包裹着那骨节粗大、青筋浮凸的手掌。她们的手掌,能织网,能扛石,也能执钢钎。我见过她们在檐下织渔网,手指翻飞如梭,尼龙绳在指间穿梭翻舞,如同编织着无形的波浪;也见过她们肩扛沉重条石,石头压得肩膀深陷,腰背却如礁石般挺直,步履踏在石阶上,每一步都似夯锤砸下,又稳又沉,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我亦曾见过崇武哨所的女民兵,她们肩上挎着钢枪,腰束武装带,那花头巾在风中猎猎飘动,竟与肩上的钢枪、腰间的子弹袋奇异地融为一体,仿佛天造地设的绝配。她们目光炯炯,警惕地巡视着海天相接的远方,昔日低垂的头颅早已高高昂起——此时头巾已非为遮羞避苦,反而成了巾帼英姿最醒目的一抹标识。

然而真正令人心魂震撼的,还是惠安女子们所创造出来的那座惠女水库。我曾在纪念馆里久久凝视过那些泛黄的老照片:照片之上,成千上万裹着花头巾的女子,如蚂蚁般密密排列于山野之间。她们肩挑石筐,筐中石头堆叠如山;她们咬着牙,额上青筋凸起,在陡



(视觉中国)

峭的山坡上一步一步向上挪动。石筐沉沉,压弯了她们的脊梁,但她们的脚未曾被压垮。她们那花头巾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洪流,向山峦发起冲击——原来,她们是用自己柔弱之躯,肩挑背扛,硬生生在崇山峻岭中筑起了一座丰碑!那些花头巾下流下的汗滴,最后都汇成灌溉良田的甘泉,滋润了无数干涸的土地。

更有一群女子,将惠安的风骨刻进了石头里。她们端坐于石前,手执钢钎,另一手持着小锤,叮叮当当,如乐声般在石板上敲击。她们在黑色的石板上点刻出疏密有致的白点,竟神奇地显现出各种图像:有碧波万顷的大海,有鼓满风帆的船,有石砌的古厝,有惟妙惟肖的人物画像……那钢钎下迸出的石屑,分明是她们凝聚的心血与时光。这些影雕工艺师,凭借一双巧手,将大海的魂魄与惠安人的坚韧,细细刻入石之肌理,使其不朽——她们用最坚硬的石头,刻下了自己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名字。

日子久了,花头巾竟在我眼中渐

渐褪去了生硬和土气,生发出另一种夺目的光彩来。我尤其难忘一个场景:码头上,一个婴孩正由老人抱着,放声啼哭。一个女人解下头巾,露出被汗水与海风浸染的脸颊,伸手接过孩子搂在怀里给孩子喂奶,孩子渐渐止住哭泣,女人脸上漾起笑意,此刻阳光初露,恰好映照在她重新裹好的头巾上,碎花随海风轻轻飘拂——她恰似一座披着霞光的礁石,在生活的浪涛里岿然不动。

她们头戴花头巾的身影,日日矗立于海边,成为土地最坚实的部分。她们是弯腰的拾海者,是肩扛山岳的愚公,更是把钢钎磨成绣针的艺术家;她们将千钧重担扛在肩上,却用双手创造出生活的精微之美。

花头巾终将包裹住她们斑白的鬓发,却永远裹不住那粗犷而坚韧的生命力。这头巾上细密的花纹,是她们亲手绣上去的图腾——这图腾的经纬,正是由无数个清晨与黄昏的劳作织就,是风雨磨砺后依旧倔强盛开生命之花。

夏未央

■柯荣楼

不知不觉中,秋已悄然来临,而季节的更替似乎总是漫长微妙的,夏天并未走远,它依然在散发着自己的热量,用它的余温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一年四季,交替轮回,每年似乎都一样,但是夏天的生活和以前却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想起小的时候,家里带来凉爽的工具基本只有电风扇,有的风扇很老旧,都不会转,有些在转的时候总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,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它们,总会挤在一起,贪婪地享受着它吹出来的风,以抵御炎炎烈日的闷热。我们还特别喜欢玩一个游戏,就是对着风扇说话,说出来的话在风的吹动下,声音会产生一种颤抖的效果,总能把我们逗笑,当然也免不了要挨大人的一顿骂。白天我们冒着火辣的阳光在外面“冲锋陷阵”,玩得不亦乐乎,热归热,但玩得总归是开心的。这时如果能再花几毛钱,买一个冰棍,那就更幸福了。

白天的活动大体不多,像是在“蒸笼”里苦中作乐,而夏天的夜晚,才是我们最喜欢的时刻。夏夜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,在经过一天的高温暴晒后,终于在傍晚时开始得到冷却,在那一瞬间,好像按下了暂停键,一切都变得宁静祥和,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让人的内心也能寻到一份静谧。

当太阳慢慢褪去它最后一丝光芒,那聒噪的蝉也渐渐停止了鸣叫,气温降了下来,傍晚的风吹起,带来的都是凉爽的问候。我们会在房顶上,好奇地看着天上奇形怪状的云,给予它们各种身份,有恐龙、兔子、狮子……并想象出各种故事。有时还会出现火烧云,看着那红透了的天,更让我们赞叹不已。吃完晚饭,我们会抬着一块竹制的凉席放在房顶上,然后躺在竹席上乘凉,看那繁星满天,一颗一颗闪闪烁烁,我们试着去数,怎么也数不清,真像满天的宝石一样璀璨迷人。没风的时候,我们也有“秘密武器”——大蒲扇,边躺着边拼命摇着扇子,直到自己慢慢地睡着,扇子掉落,大人才把我们抱下去。

那时的夏,就这样陪伴着我们长大了。现在风扇、空调等各种电器应有尽有,各种丰富的冰激凌也琳琅满目,我们也不用再摇着蒲扇睡觉了,只是儿时的那些美好回忆,仍时不时浮现在眼前,让人回味无穷!

山窝窝里编斗笠

■吕少京

早晨,我推门,门轴“嘎——吱——”,像老人起床时膝盖响。一股凉苦味扑过来,说不清是竹叶还是露水,反正挺好闻。

作坊窝在山坳里,屋顶被一棵歪脖子老梅占了便宜,枝丫戳破瓦片,活像给自己开了扇天窗。檐下一排斗笠,高矮胖瘦,太阳一照,影子在地上扭秧歌。我数了数,一共九顶,其中一顶边沿还缺了个小口,像被耗子啃过。

林大叔蹲在门槛上,膝盖夹着一截去年冬天砍的毛竹,篾刀钝得能照出人影。刀不快,他就用劲大,竹片“咔嚓”裂成两半,声音脆得让我想起小时候滑冰棍。

“这竹子脾气硬,去年霜打得多,得哄着来。”他说一句停一下,像在跟竹子谈判。竹片越削越薄,薄得能透出他掌心的老茧。风一吹,竹丝打卷儿,真怕他割着手,可他说割了也不

怕,“反正茧子厚,当多添一道指纹”。

里屋更挤。墙上钉子东一颗西一颗,斗笠挂得歪七扭八,颜色像打翻的调色盘:深咖那顶,边沿卷得像烧焦的煎饼,春耕挡雨用;黛青那顶,圆得过分,采茶时扣脑袋上像顶锅盖;最夸张是那顶白的,笠尖插个红毛球,远看像雪糕顶樱桃。大叔嘿嘿笑:“姑娘出嫁戴的,老一辈说能避邪,其实就图拍照好看。”

我搬个凳子坐他对面,凳子腿一歪,差点把我掀翻。大叔不管,自顾自哼着小曲,调子跑得比山路还弯。篾条在他手里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,最后编成六角小眼,整整齐齐,像给竹子扣了张渔网。

收边时,他把篾头塞进缝里,用牙咬紧,再拿小锤“咚咚”两下,完事。我伸手去摸,边儿滑得跟搪瓷碗口似的。我问他怎么做到的,他咧嘴:“熟能生巧呗,我十六岁学,今年六十七,算了下,编了……嗯……一

万三千多顶。”

一万三千多顶,我脑子转不过来,只记得够把整座山都盖成蘑菇棚。

傍晚,他从梁上抽下一把黄得发亮的旧伞骨,啪嗒一声撑开,伞面早没了,只剩骨头。“师父留下的,当模子。”他把伞骨扣在地上,再把新斗笠往上一套,弧度正好,像给伞骨穿了件紧身衣。

我要返回了,大叔随手捞了顶青不青灰不灰的小斗笠塞给我:“路上晒,凑合戴。”我戴上,光斑从笠缝里漏下来,在我肩膀上蹦跶,像一群刚放学的小孩。

走到山脚,我回头望,大叔还蹲在门口,剪影被镀上一层毛边金。风把梅树枝摇得哗哗响,斗笠们跟着点头,像在说再见。我摸摸帽檐,忽然觉得它不只是竹子做的,还掺着五十一年来的晨露,一万三千次刀起刀落,还有一句没说完了的方言——“慢走啊,下次再来,我教你编个能漏光的小星星斗笠。”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